

钟林斌 著

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传记丛书

韩愈传
(上)



辽海出版社

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传记丛书

韩愈传（上）

钟林斌 著

●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愈传/钟林斌著.—2版.—沈阳:辽海出版社,2009.9

(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传记丛书)

ISBN 978-7-80638-700-9

I. 韩… II. 钟… III. 韩愈(768~824)—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3359 号

辽海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58 千字 印张:12.5

2009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责任编辑:高虹 徐悦

责任校对:侯俊华

封面设计:西西里

版式设计:金晓

定价:36.00 元(上下册)

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传记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 问：王充闾

主 编：于金兰 毕宝魁

副主编：张胜彬 李家巍 徐 彻

策 划：高 虹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朱明伦 朱炯远 曲德来

刘维治 宋绪连 钟林斌

高 虹 董文成

总 序

精神产品永不磨灭，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精神产品更是如此。它们如同日月光耀长空，如同江河万古奔流，将与人类的存在长相终始。在精神产品中，最易流传且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数文学作品。

但是，创作这些不朽作品的作家却被沉沉的历史尘埃所遮掩，他们真实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风采已经模糊不清，他们似乎离我们很远很远，与我们有很大的距离与隔膜。这对于深刻理解和真正领会他们的作品是极大的障碍。

无论多么伟大的文学家都是人，不是神。在他们的生活中，与我们有许多相似的经历与情感，有许多相似的苦辣与酸甜，甚或遭遇过同样的坎坷与挫折，受到过同样的磨难与熬煎。其实，他们离我们并不遥远，仿佛就生活在我们中间。只有拂去沉沉的历史尘埃，使读者能够走近他们，共同感受其喜怒哀乐，才能消除隔阂，交流情感，这就是我们设计这套选题的初衷。

为达此目的，我们拟遴选出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若干著名文学家，以他们为对象，出版一套文学传记丛书。要求作者把严谨的学术研究和生动的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在对传主生平事迹进行坚实考证的基础上再进行文学性创作。要写成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的文学传记，既要避免繁琐考据似的枯燥无味的笔法，又要避免不负责任的胡编

乱造。允许作者在准确把握史料,准确把握传主生平和性格特征的基础上,对一些生活细节进行合乎情理的虚构,要在广阔生动的历史背景下展现传主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风采,使古人活起来,使他们走进我们的世界,成为我们的知心朋友,而不再是高不可攀的神化了的人物。王安石在《杜甫画像》诗中说“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就是把三百多年前的杜甫作为知心朋友,愿意其能起死回生而与之相交往的。只有找到这种感觉,才算读懂了古人的作品,才算真正理解了古人。

为达此目的,我们邀请了在高等学校从教多年,有很坚实的学术功底又有相当写作经验的教授、副教授来担当作者,这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品位和质量。

然而,本丛书属于文学传记,创作的成分相当大,书又成于众人之手,难免千人千面千口千腔,呈现出不同的创作风格。这是在意料之中的,是允许的,读者诸君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愿这套丛书中的传主能够像我们的愿望那样,从历史的尘埃中站起来,从遥远的古代向我们走来,走进我们的生活之中,成为我们的知心朋友。

诚恳希望读者和广大学界同仁能够喜欢此书,并给我们批评指导。

于金兰

前 言

韩愈这个名字，在当今中国老百姓中间并不陌生。稍稍有文化素养的人都读过他的《师说》、《马说》这类篇章，连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也跟着老师朗诵过“天街小雨润如酥”这首绝句，即便没有读过韩愈的诗文，但说起话来也往往不自觉地夹带着“业精于勤”、“佞屈聱牙”、“动辄得咎”之类出自韩愈散文里的成语。韩愈离我们很远，又似乎很近。作为中唐韩孟诗派的开拓者、古文运动的领袖、儒家思想承前启后的大儒，韩愈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地位，是早已确定了的。自韩愈死后 1000 多年来，研究韩愈思想和创作的著述，其数量不知超过韩愈著作本身多少倍。然而，在这么多著述中，尚无一部关于韩愈生平的文学传记。辽海出版社拟出版这样一部传记，以填补这个缺憾。我为这个计划所鼓舞，不自量力，欣欣然、亦惶惶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今天，当我将这部书稿奉献给读者时，我诚恳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也希望专家学者不吝赐教，看看拙作在多大程度上重现了韩愈的本来面目，是否唐突了这位大师，抑或在他的脸上抹上了不必要的油彩。

人们通常将历史人物传记分为年谱性传记、评传和文学传记三大类。年谱性传记以详尽准确地记述传主的生平活动为主旨；评传则在翔实地占有史料的基础上着力分析传主生平主要活动的功过得失，以确定其历史地位。这两

类著作都不允许作者使用描写、刻画、想象之类的文学创作技巧，而必须以引述或叙述原始资料、或在可靠的史料基础上进行科学分析和论证作为主要写作手段。文学传记与前者不同，它的目标不是罗列史料和对史料作逻辑论证，而是要在详尽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叙述、描写、刻画、想象、议论等多种手段，形象地再现传主在人生舞台上的活动以及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心理性格特征。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还应尽可能地展示传主所跻身其间的社会环境和生活场景，以取得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和从一个时代看一个人的效果。文学传记与前者相比：它不能孤立地叙述传主的行止，它的视野要更开阔，要更重视传主的生存空间的叙述和描写；它更重视往往被人忽视的传主生活细节；更重视促成传主涉足某一领域并取得某种结果的心理过程，并且，作者的倾向性往往通过细节和心理过程的刻画来体现。当然，这些细节和心理过程的刻画必须以史料和学术研究的可靠成果为依据。因此，文学传记是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嫁接物。年谱性传记和评传的读者对象基本上是专业人士，文学传记的读者对象，不仅仅是专业人士，而可能拥有更广大的读者群。

文学传记和小说不同。文学传记不可能天马行空、肆意地画鬼画人。它是戴着镣铐的舞蹈，这副枷锁就是史实。文学传记的结构可以有多种选择，可以选择传主的一生作为顺向的结构线索，也可以截取传主生活的某个横断面来掘进，但不管如何结构，都不能由作者先构想出一个故事，

然后用史料去填充。文学传记的主人翁不是无中生有“塑造”出来的,而是历史人物的再现,作者所做的工作是一种特殊的“钩沉”。文学传记的写作受到史实的严格限制,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叙事要素都力求忠实于历史,不能向壁虚构,但是这并不等于文学传记作者只好照抄史料,无所作为。我以为史实框架内的想象空间依然比较大,依然有文章可做。人,无论是独处,或是与他人交往,或是从事某种社会活动,都必然会有丰富的心理活动;人在相互交往和社会实践过程中,都必然会形成某种环境和氛围。我想,这一切都足供作者施展文学的才能。再者,我国古代许多杰出人物,由于年代久远,留下来的生平史料往往很有限,有关生活细节,尤其是私生活方面的记述就更少。因之,有关生活细节的刻画,也要借助于合理的想象。如韩愈,他写了那么多诗文,却无一处说到过他的生母、他的出生地,关于他的夫人卢氏,直接提及或间接透露的文字也寥寥可数。要展现韩愈的来历及其家庭,就必须吸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以此为前提作出合乎情理的描述。拙作关于韩愈系婢妾所生,且生于长安的描写,虽然在韩愈本人的著作和他的门人撰写的《韩公行状》、《韩文公墓志铭》、《韩文公神道碑》中均未见记述,但笔者以为经得起推敲,庶几符合史实(详见书中注释)。韩愈3岁丧失父母,他的童年和部分少年时光是在同父异母长兄韩会身边度过的。由于韩会受元载案件的牵连而贬官,有的研究者认为韩会操行不好。拙作认为韩会是无辜的,并且描述了韩会对韩愈的积极影响,强调

韩愈日后成长为文学大家和出色的官吏与韩会的家庭教育分不开。这些描写也是以学术研究成果为前提的。关于韩愈的死因，历来说法不一。白居易在《思旧》诗中有“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这两句，有人断言韩愈死于服食金丹药石。前人已经指出，白诗中的“退之”不是指韩退之，而是指卫退之，即卫中立。此人的确曾“饵奇药求不死”，韩愈给卫中立写的墓志铭曾叙述其求“可饵以不死”之药的情况（参见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第七卷）。韩愈所作《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历数当朝官僚死于服金丹药石的教训，对金丹药石“杀人不可计而世慕尚之益至”的风气深恶痛绝。因此，拙作认为韩愈之死决非由于服食金丹药石。韩愈在临终前约半年写的《南溪始泛》（其三）中有“足弱不能步”、“羸形可與举”这样的句子，透露他下肢失灵，他的死可能是运动神经麻痹之类疾病所致。服食金丹之后必导致狂躁吐血的中毒症状，韩愈死前完全没有狂躁的表现，八月中旬还写下《玩月喜张十八员外以王六秘书至》，表述张籍、王建在八月十六日晚探望他与他同赏明月的愉快情景。根据这些材料，拙作描写韩愈是在平静与理智的心境中离开人世的。

文学传记的写作与评传、年谱性传记写作一样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既不能偏爱传主，文过饰非，也不能诟病古人。在研究中唐文学的学者中，有所谓“尊韩”和“尊柳”的两种倾向。“尊韩”的学者，往往回避韩愈反对“永贞革新”所表现出的保守态度；“尊柳”的学者，则认为韩愈是站在大宦官和大贵族立场上反对政治变革。永贞元年（805

年),从李诵即位、王叔文党人执政至顺宗退位,革新失败,这期间,韩愈远离京师而贬官阳山,他根本没有接触到这次政治变革,并不了解革新的过程;可是在李纯即位之后,韩愈在移官至江陵途中却接连写了《寄赠翰林三学士》、《永贞行》等诗对王叔文党人严厉谴责,说他们是“小人乘时偷国柄”,并把自己遭贬与王叔文党人联系起来,暗示自己是受害者。笔者在处理这一问题时,认为韩愈对“永贞革新”的全盘否定,源于他对王伾、王叔文未经由科举之途而受李诵重用的强烈不满,以及急切希望得到宪宗李纯的任用的个人目的,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封建士大夫心态。拙文对这种心态有所刻画,不知符合韩愈的实际否?拙作写到了许多与韩愈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物行止,力求言必有据,不向空杜撰。但有一人须略加说明,那就是在韩家生活了40余年的韩愈乳母李正真。李氏去世,韩愈曾作《乳母墓铭》。从中可以看出,韩愈对李氏怀有深深的敬意,待之如亲母,这显出韩愈的品格。李氏为何来到韩家,并且生死与共数十载,《墓铭》毫无言及。拙作对李氏来历作了个大胆设计,认为她是河阳保卫战(759年)时的大唐官军遗属,她是从徐州家乡到河阳一带寻找丈夫时被韩会之妻郑氏收留送到长安为韩愈做乳母的。《乳母墓铭》没有提到她是否有过婚姻经历,是否有儿女,韩愈不至于李氏有儿女而只字不提吧。李正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女性。由于留下来的记述太少,拙作对她的来历作这种推测,亦未知妥否?

韩愈的大部分诗文经由学者研究已作出系年,但仍有

些作品,如《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这几篇涉及韩愈政治哲学思想的论说文,尚无被学界首肯的确切系年。如《原道》这篇带有纲领性质的论文,有学者认为是元和初期韩愈在洛阳时期所作,有学者认为系韩愈从阳山返回郴州待命北上时所作。拙著将其列为长庆元年的作品,认为是韩愈晚年对其平生思想的一个总结,是经历反迎佛骨贬官潮州之后,对其政治哲学思想的重新确认。妥切与否,俟方家赐教。

撰写历史人物文学传记,对我来说是新的尝试。出于兴趣,成败工拙在所不计。在这里,谨向给予我这次尝试的机会,热情向我约稿的辽海出版社徐彻先生、高虹女士、“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传记丛书”的策划及主编之一毕宝魁先生表示由衷的谢意。

钟林斌

目 录

一	孟县有个韩家庄	1
二	愈儿,是个苦命的孩儿	6
三	跟随宗兄进长安	11
四	元载被诛,韩会遭贬	16
五	捧着哥哥的灵牌回河阳	24
六	中原乱起,避难宣州	29
七	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	34
八	马前求见北平王	39
九	三次应试,三次落榜	44
十	陆贽主考,韩愈及第	51
十一	长安月夜识孟郊	55
十二	三试吏部而败北	59
十三	哭李观	66
十四	三上宰相书	69
十五	东归河阳:人不如鸟的慨叹	76
十六	东归河阳:祭田横墓	79
十七	东归河阳:哭祭嫂嫂郑夫人	82
十八	人生转机:从军汴州任推官	85
十九	汴州城初识张籍	89
二十	汴州城送别孟郊	94

二十一	汴州兵乱,避难徐州	100
二十二	上书张建封	105
二十三	徐州城郊观马球	110
二十四	徐州原野观围猎	114
二十五	从徐州赴京师“贺正”	117
二十六	返徐州途中:祭拜张巡许远庙	122
二十七	下邳街头偶遇李平	126
二十八	洛阳穷秋厌穷独	130
二十九	夜游惠林寺	134
三十	四门博士访神童李贺	139
三十一	哭欧阳詹	144
三十二	登华山遇险	148
三十三	哭祭十二郎	152
三十四	初识柳子厚	157
三十五	调任监察御史	161
三十六	上书得罪,贬官阳山	166
三十七	赴阳山途中	173
三十八	在阳山的日子	178
三十九	遇大赦,北上郴州	184
四十	从郴州到衡州	193
四十一	游南岳衡山	196
四十二	岳阳楼上遇刘禹锡	200
四十三	任江陵府法曹参军	206
四十四	在江陵的日子里	210
四十五	会聚长安,煮酒论文	216
四十六	悠闲日日望南山	221

四十七	无端遭诽谤,暗自伤怀	225
四十八	上《元和圣德诗》	230
四十九	诗情消退的日子	235
五十	任职东都国子监	240
五十一	哭孟东野失子	245
五十二	寂寞无奈的洛阳之春	249
五十三	为李贺辩讳,替卢仝抓贼	255
五十四	哭祭乳母,初识贾岛	261
五十五	升调职方员外郎,重返长安城	265
五十六	降为国子博士,作《进学解》	268
五十七	渐入佳境,步步高升	272
五十八	恸哭孟东野	277
五十九	上书天子,力主平淮西	280
六十	宰相遇刺,京师震惊	283
六十一	投闲置散中的乐趣	287
六十二	听颖师献曲,任刘叉取钱	294
六十三	任行军司马,参加平定淮西	299
六十四	凯旋京师,撰《平淮西碑》	306
六十五	谏迎佛骨,远贬潮州	312
六十六	赴潮州途中(上)	320
六十七	赴潮州途中(下)	325
六十八	在潮州的日子里(上)	330
六十九	在潮州的日子里(下)	334
七十	遇赦,移官袁州	341
七十一	层峰驿前哭挈挈	348
七十二	重返京师,任国子祭酒	354

七十三	任兵部侍郎,宣慰镇州	358
七十四	任京兆尹,瞬间的辉煌	364
七十五	南溪晚唱,生命终曲	368
附录一	韩愈生平大事年表	375
附录二	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382



孟县有个韩家庄

黄河像条巨龙，奔腾咆哮，穿过黄土高原的千山万壑，由北向南直冲巍巍峨峨的西岳华山。山，似乎特别敬重河，给河让出了一条路；河，也似乎特别爱戴山，在山脚下拐了道弯儿，朝太阳升起的东方流去。它绕过潼关，跳过龙门，浑浑浩浩，仪态万方，向大唐帝国的东都洛阳致意。

洛阳，在河之南。在河之北，与东都相望的是河阳。河阳，就是如今被称做孟县的地方。在县城西十里许，有个普普通通的村落，人称韩庄。因为有个人的名字和这个村子联系在一起，这就不仅使韩庄，也使孟县有了光彩。对韩庄这个小村落，明朝有位文人曾写诗赞道：“不独文章盛，先生峻一身。江山如许地，唐宋几何人。月冷孤坟墓，花香故宅春。析城东去水，呜咽响麒麟。”^①这诗中所赞扬的先生是何许人？乃是被苏东坡推崇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唐代大文学家韩愈。

唐代宗大历三年，即 768 年，韩愈来到了这个充满苦难

^① 王铎诗，见清雍正年间田文镜等修《河南通志》卷 51。关于韩愈的籍贯有不同说法。本书据韩愈早殇的女儿归葬“河阳韩氏墓”（韩愈《女挈圻铭》，及韩愈死后，也“葬河南河阳”（皇甫湜《韩文公墓志铭并序》），断定韩愈是河阳人。